

戲劇小叢書之六·

互助

編劇：謝力鳴
配曲：顧光謙
楊明全
孫康貞
插畫：王

遼寧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東北書店遼寧分店出版



互 助

編劇：謝 力 鳴
配曲：顧 光 謙
楊 明 全
孫 康
揮畫：王 貞

~~26642~~

遼寧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35777
報平

老胡頭。

胡福來——老胡頭的兒子。

福來媳婦。

老姜頭——福來的丈人。

姜興義——老姜頭的兒子。

老姜太太——姜興義的媽。

小鳳——老姜太太的小姑娘。

徐德玉——參加互助組的青年農民。

老姚太太——參加互助組的孤老。

周宗滿。

胡福全——互助組的組長。

第 一 場

(老胡頭上)老胡頭中等身材，腰上繫着一個舊圍裙，戴了頂破舊的古銅色氈帽。鴨蛋形臉龐，兩眼一笑眯成兩道縫。雖然他已年近五十，却依然是那樣健壯，不露衰老的痕跡。(唱一曲)

一本皇歷巧安排，雨水一過大雁來，

到了鶯鵲烏鴉叫，清明一到把樹栽。

老頭我活了五十整，年年都要過清明，

多少個清明都一樣，只有今年不相同。

(對內問)福來媳婦！俺們那大乳牛牽出放去了麼？

(內應)小鳳早就把牛牽出放去了。

胡：(獨白)莊稼佬，莊稼佬，我老頭當了幾十年莊稼佬，
那年也沒有今年好。(笑)哈哈！今年是「老牛老馬回舊
圈，舊物舊人歸原主」啊，從今以後再不給人家踢門坎

子了。過清明那個夾當，區上的工作人員下來開會演講，號召俺們插秧互助，人家那話可真說的透亮，成立互助組，人多手齊，幹活快登，這點道理，哪個在外頭長年踢門坎子的不知道呢。開罷會，俺們五家一揸對，就把個互助小組給立起來了。俺們揸對到一塊的，竟是親戚鄰居，熟人熟手，所以不管幹什麼活都一包在內，不分你我，有活就一齊幹，還不記工不寫賬，省了筆墨，又不用找寫字先生（問觀眾）你看好不好？（大聲問）啊？（胡福來上）胡福來，和他爹的高矮相近，但看起來却小巧得多，上着白布衫，下穿破洞的灰色西服褲子，光頭、臉色較白，心地機靈。

福：爹！爹！

胡：那麼大嗓門叫爹幹什麼？你爹也沒叫狼叨去，晌午飯早吃過了，你還不上山種地去？

福：（唱二曲）

叫聲爹爹你聽着，有件心事對你告，
娘娘廟會到眼前，我要上海走一遭。

胡：福來！我說你也不是個彪子，正忙着種地呢，你上海去幹什麼？

福：（唱二曲）

想起廟會我動了心，有心要去走一程，
海上買點牛毛菜，本小利大把錢掙。

胡：買賣，買賣，從前沒有地種的時節，叫你跑了兩年小買賣，你就一輩子忘不了那玩意啦。老言古語說的好，「千買賣，萬買賣，都不如在家搬土拉塊」。眼時俺們分了四天多好地，你就給我老老實實的在家種地吧，別他

媽巴子成天價買賣賣的老不離口，一心想繅懶哪！

福：看你老人家說的，你兒子是那樣奸惡饒滑的人嗎？你看！（指着囤子叫老胡頭來看）你看囤子裡的苞米！（唱二曲）：

去年的收成太不好，眼看苞米吃完了，
種地打糧要到秋，那趕作點買賣好。

胡：可不是，囤子底已經朝上了，這點苞米頂多再够吃十來天，作點買賣倒是來財快。

福：我就是瞅準了這個節古眼，打算趁着廟會的夾當，抓他一把，掙點錢來家好買苞米吃哪！

胡：你去了能把錢掙來家麼？不能賠了？

福：南面的牛毛菜三千六一斤，這邊至少要賣四千，弄他百兒八十的過來，掙錢買點苞米，怎麼也接救個十來八天的。

胡：若能弄點苞米接救幾天，那趕情好。可是那來這麼多本錢呵？

福：去找我大姑爺啊，他在海上專門搗登海貨。只要他咬個聲，賒個百兒八十斤牛毛菜是不用犯愁。

胡：行倒行，可是就是人家……

福：你看，又不用本，空手摸白魚，這一把要是不抓那才叫彪呢。

胡：那就去走一趟吧。

福：（對內叫媳婦）噯！你把帽子給我拿來！

（福來媳婦拿了一個小沿的破禮帽，並拿了一把鋤頭上）

媳：給！（福來接了帽子）給！（她又把鋤頭遞過來，但福

來不接)給!快去吧!他們八成早就上山了。

福:你給我那玩意幹什麼?

媳:你不是上山種地去嗎?

福:老娘們心眼真笨!

媳:那麼你是?……

福:你少管老爺們的事,爹!我走了,明天就趕回來。(走了兩步又轉回)可是我這一走,回頭互助組的人來問,可不能說我辦貨去了啊!(作推自行車的姿勢)就是我丈人問起來,也不能告訴他真情實話。(唱二曲)
自行車用腳踩,一脚一腳跑的快,
急急忙忙往前走,上海去買牛毛菜。(推車下)

胡:福來媳婦!回頭你娘家爹若是問到你男人上那場去了你怎麼說?

媳:怎麼說?作買賣去了唄!

胡:噢!種地的時候大家伙都得下地,誰也不允許幹別的。這是俺們互助組的條律。你若說你男人跑買賣去了,那俺們不就犯條律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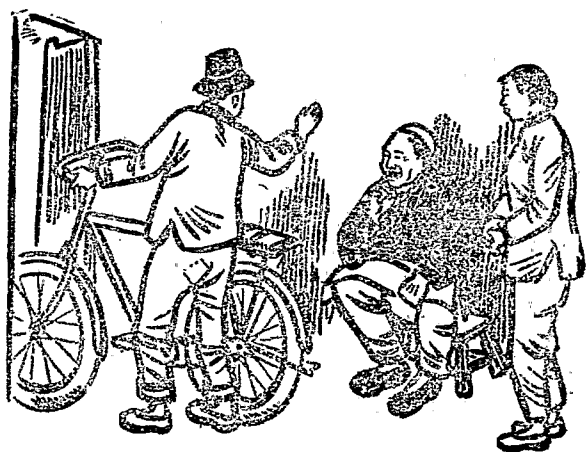
媳:把自己的活摺給別人,叫別人吃虧,自己佔便宜,那本來就犯了互助組的條律了嗎。

胡:再說那條律是你公公我親嘴在互助組上提倡的,你男人的事若是叫別人知道了,那我不成了說話不算話打自己嘴巴子嗎?

媳:知道缺理,怎麼還叫你兒子去跑買賣呢,真缺德!!

胡:他媽巴子你這個媳婦真彪,當着老公公能這麼講話嗎,難種!你給我滾後屋待着去!(媳慌張下)

胡:(對內高聲)你別尋思互助組裡有你娘家人,你就相情



「可是我這一走，回頭互助組的人來問，可不能說我辦貨去了啊！」

他們說話，你來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了，你男人出去跑買賣，掙錢回來買苞米你不吵麼！真他媽胳膊肘朝外拐，吃裡爬外，不是好老娘們，我非揍你不可，（脫了鞋，拿在手中）我真想揍你一頓，你給我滾出來！（媳慌張上）

胡：（把鞋穿上，邊說邊穿）我若不看你是個新媳婦，非叫你嚐嚐我這鞋底不可！

媳：管誰問我，我不那麼說就得啦唄！

胡：那你怎麼說？

媳：我說——我就說……不知道。

胡：外頭人出門子去了，屋裡人說不知道，人家信嗎？

媳：那就說……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好，爹！你教給我吧！

胡：（悄聲）你就說他有病了。

媳：什麼病呢？

胡：漏腸外帶傷風。

媳：他出門在外，俺在家咒念他有病，那不嫌忌諱嗎？

胡：沒法子，爲了掙錢就講不了那個啦！你回屋去吧！今個後半晌，不該我扶犁杖，我到河沿去看看俺們那個大乳牛放的怎麼樣了（自語），她不給俺們好好放！這幾天，光幹活吃不飽，把牛瘦壞了！唉！（二人分頭下）

第 二 場

（周宗滿上）

周宗滿穿了個破袂襖，細長個子、瓜子臉、大眼睛、年歲三十七八、光着腳板、擰了個葵筐。

周：（快板）草發芽，地土渲，眼看「芒種」到眼前。

樹換皮，人穿單，如今天下大改變。
大地主他吃不香，出大力的露了臉，
老周我本來有點地，均地又均了幾畝田，幾畝田。
自己種，自己管，不和別人胡絞纏，
互助小組我不參加，稀里糊塗我不幹。
可是我只有一條腿，獨木難行爲了難，爲了難。
左也難，右也難，心裡暗暗打算盤，
互助組有個徐德玉，俺們倆家緊相連，
我若和他來插棋，犁杖牛具都齊全，
主意拿定往前走，去找德玉把話談。
(老胡頭在外頭喊了幾聲小鳳，然後跑上)

胡：(唱一曲)

河邊沒有我的牛，急急忙忙往前走。(喊小鳳)
喊了小鳳喚聲牛，連人帶牛全沒有。

周：(唱一曲)

遠看那邊一個人，近看原來是老胡頭，
剛才我看見他的牛，有心跟他說根由。

胡：(唱)原來這是周宗滿，你可看見我那牛？

周：(接唱)老胡頭你來的巧，我果然看見了那條牛。

胡：(唱)你在那場看見牠，是在南山是北溝？

周：(接唱)不在南來不在北，四面八方亂轉游。

胡：(白)你既看見了我的牛，就看見了那個放牛的小鳳了
吧？

周：我光看着牛了，沒看見什麼小雀小鳳的。

胡：老姜家那個小鳳，你不認識麼？

周：唔！原來說的是你親家那個小閨女啊！見龜！不見她我

還不生氣！

胡：你見她可生的什麼氣？那小閨女又精又靈，又能剝菜，又能放牛，還不比誰家的小閨女都強麼！

周：別提那又精又靈了！

胡：她怎麼的啦？

周：她可把你那大牛……我不稀說了。

胡：周宗滿，俺們兩家可不錯，你見了什麼，就該跟我實說，可別吞吞吐吐的，叫人聽了納悶！

周：那你就聽我說：（唱一曲）

小鳳那丫頭真是巧，放牛的地場找的好，
東邊那個山底下，河裡有水岸上有草。

胡（白）：你看可不是，小孩的心眼真靈巧。

周：（唱）果然人小心靈巧，往裏巧來不往外巧，
他自家的大牛吃好草，你那黃牛吃不着。

胡：（白）啊！光給她家的牛吃好草，讓我家的牛吃不濟的！

周：我就看見了這麼點小事，再沒有了，我得走了。

胡：（拉住周）不行，你肚子裡還有話，你得全說出來。

周：沒有啦。

胡：有，你說吧！

周：那你就聽我往下說：（唱）

去年的收成不大好，家家牲口都缺草，
放牛的小孩那樣多，甸子裡的野草那樣少，
河邊的青草那樣少，牛若多了呀不飽，
小鳳那孩子真機靈，光讓她家的牛吃草。

胡：（白）我的牛，一點呀不着嗎？



「我的牛一點殘不着嗎？」

周：那我就知道了，你放我走吧！我有急事。

胡：你有什麼急事？

周：我得趕快想法子把地種上啊！你看，我家祇有一條毛驢，到這麼舊地還沒有種上，眼看大後天就「芒種」了，這兩天若是趕不上，今年不就把地扔了嗎！再說，這兩天悶糊糊的，八成是要下雨，真若是一場大雨下來，誤了莊稼，趕明年可吃什麼呢。

胡：要打算種的快，你就聽大叔我的話，參加俺們互助小組，你那點地半天就能種上，保險誤不了。

周：得啦！兩家養船必漏，兩家養馬必瘦，你就是說的天花亂墜，我也不參加你們的互助小組（欲走）

胡：不參加拉倒，可是你得把剛才的話跟我說完哪！

周：那麼我說完了你千萬別上火，小鳳是個小孩，你可別跟她一般見識啊！

胡：你說吧！我的牛當真一點草也吃不着嗎？

周：（唱）吃不着草倒罷了，還把你的牛趕跑，
一鞭一鞭打的狠，打的那牛滿地跑。

胡：唉呀！

周：（唱）你那黃牛餓狠了，跑去跑回奔青草，
小鳳使勁用鞭打，打的老牛直掉毛。

胡：（激怒）小鳳小鳳！我把你這個小必養的呀！（唱三曲）
聽罷了周宗滿講說一遍，一股火冲上頭心似油煎，
罵一聲小丫頭心眼太壞，罵一聲小丫頭作事太偏。
我老頭一輩子沒養過牛，到而今翻了身才把牛拴，
牛受餓我心痛火花上冒，躁躁腳去找你要把賬算。

周：（拉住胡）老胡大叔！你可別傢！



「媽！媽！他打我啦！」

(胡一掙跑下)

周：(白)互助組「糊塗組」，我早就說那玩意不行，三心二意非打吵子不可，他們偏不信服我，看看這回還是我的話應驗了吧。

(外小鳳哭聲)：媽！媽！他打我啦！

(外胡聲)：小必養的，叫你嚐嚐我的老拳頭。

(接着又是小鳳的叫哭聲)

周：老頭和小丫頭打起架來了，這倒也不錯，可是那小鳳的媽不是個好惹的，老胡頭……(着急)他若把小孩打毆了，以後我這傳話的，還得捱過呢！哎呀！這可怎麼整？哎呀！這可怎麼整(想了一下)有了(跑圈)(緊張)(唱一曲)

有了有了有有了，我上胡家把信報，

以後沒有我的錯，阿彌陀佛好好好，

(叫)：福來媳婦！你公公打你娘家妹妹了(下)

第 三 場

(福來媳婦急上)

媳：(唱二曲)

周宗滿來把信送，說我公公打小鳳，

白鬍子老頭打小孩，真是少見這事情。

(往前跑) (唱二曲)

我妹妹今年才十三，是俺媽媽的寶貝蛋，

假若公公打壞了她，媽媽知道可要麻煩。

(急下)

(老牛驢地叫了兩聲，老胡頭氣喘吁吁的牽牛舞上)

胡：（作牽牛的動作）（唱一曲）

小鳳打牛我打她，打的那丫頭直叫媽，

你媽在家聽不見，我又給你個大耳瓜。

（牛叫）老牛老牛你別叫，等會我去把草刨，

刨回草根儘你咬，一定叫你咬個飽。

（牛又痛楚的叫了兩聲）

老牛老牛你別哼，我有話來你是聽，

鞭子打在你身上，就跟打我一樣痛。

（牛又叫）

叫一聲來又一聲，嚙巴畜牲通人情，

一步一步往前逞，福來媳婦面前迎。

（福來媳婦迎上）

媳：爹爹是你把小鳳……

胡：（搶接）啊啊！你那妹妹和你媽一樣，心眼真疙瘩，叫她放牛，她光顧你媽家那條，把俺們這條牛打的滿處亂蹣吃不着草！

媳：這麼暫他還在河沿上嗎？

胡：我沒看見她呀！

媳：你沒看見她？

胡：可不是唄！

媳：噢！不是你打她了麼？怎說沒看見？

胡：是誰那麼說胡呀！我這麼大老頭能和她那小孩子一般見識麼！她就是有點不濟的地場我也不能打她呀！

（外小鳳哭聲）：媽！………

（外老姜太太聲）：哭什麼，走！跟我問問他去！問問他去！

(老胡頭一聽見老姜太太的噪聲，便想要溜)

(老姜太太拉小鳳上)

媳：媽！怎麼啦？(迎上前去)

(老胡頭見勢不對，便靈機一動，抽身回到後屋裡去了)

太：你看你妹妹腦袋上的大包！

媳：哎呀！這是拿什麼打的？

太：你那個老該死的公公躲到那場去啦？

媳：那個耄老頭子見你一來就躲到後屋去了。(對鳳)他這是拿什麼打的呀？

鳳：(哭着)拳頭(以手作式)他說，揍死你這個小必養的！(抱着姐姐哭)姐姐！

太：(兩手叉腰，站在門外叫陣)親家！親家！你出來！(內無應聲)你貓起來我就跟你完了麼，好漢作事好漢當，你是有尿小子出來跟我試巴試巴！

(老胡頭猥猥縮縮地探出頭來看看，然後裝着不知道，故意的說：「誰家老娘們在我門口吱哇亂叫喊？啊?!」)

太：你給我爬出來吧！

(老胡頭走了出來，咳嗽了兩聲壯壯胆子)

胡：啊啊！原來是親家母來啦！我正要找你去呢！(越說越快，不給對方留個插嘴的空兒)

看你那小鳳把我的大牛打的混身上下竟是鞭花，兩耳流血，糟巴的不像個牛樣了……

太：看你把我的閨女……

胡：(搶接)看你的閨女把我那大牛誤的，拋光叫你家的牛

吃草，光看你自家那牛，把我的牛打的滿地亂跑，興這樣放牛嗎？俺們互助組不是坐起根就說好了叫小鳳給大家夥看牛麼？

太：叫小鳳給大家夥看牛，可沒叫你打她呀！你這麼大老頭子跟吃屎的孩子一般見識，你還要臉不？

胡：是啊！你說你要臉不？你滿嘴說胡，誰見我打你的閨女了，打哪啦？

鳳：打哪啦！打這啦！（按自己的頭）

太：（把小鳳拉到老胡頭跟前）給你看！

胡：給我看？我不用看就知道，這不知道是跟誰家小豬官摔跤跌的呢？

鳳：摔跤跌的？你真會放賴，你把我按倒了打了一起又一起，一邊打還一邊說「你媽養漢，養活了你這個煞犢子，一落草心眼就沒長正道！」

太：（聞言大怒）噯呀？我把你這個老王八頭呀！
（唱四曲）

罵聲你這王八頭，打我閨女沒來由。
老頭小孩來打架，不知恥來你不害羞。
打我閨女不要緊，還要把我咬一口。
說你老奶奶不正氣，拿出證件來我厭厭。

胡：（唱四曲）

要拿證件有有有，你來看看我的牛，
混身上下竟鞭花，牛毛掉了露出肉。
打的我老頭好心疼，打的我大牛直抖擻，
你把這牛牽回去，我上你家牽好牛。

太：（唱）不要光說那條牛，看看我這小丫頭，

胡：（接唱）不要光說你閨女，看看我那大乳牛。

太：（唱）從今以後沒親戚，我的門坎你別走，

胡：（接唱）從今以後不互助，互助小組算到了頭。

（老姜頭上）老姜頭，四十七、八歲，身材魁梧，面瘦耳大，通天鼻子，目光閃閃有神，一看便知是個十分爽直痛快的人物。他身上穿了件被汗水濕透了的白布衫，腰扎黑色圍裙，赤足，手裡拿着種地的傢俱，急急忙忙的走到老胡頭和老姜太太之間。

姜：親家！和你親家母吵吵什麼？

太：你剛打山上下來，回家吃飯去吧，這裡的事有我一個人就行，不用你管。

姜：（看了看老姜太太，沒有理睬，又轉對胡，到底是怎麼啦？

胡：親家你不知道啊！我那牛……

太：（把話搶了過來）先慢表你那段，（叫姜）他爹！你看你閨女腦袋上的大包吧！全是你那好親家打的，這個，這們老王八頭子！

姜：（拍的給她一個嘴巴）竟她媽張嘴噴痰，你給我滾家去！滾家去！

媳：爹！（責備）你怎麼了？！媽！你到屋裡來吧！（福來媳婦拉着老姜太太進屋去，那時老姜太太還在抽噎，小鳳見媽挨打，也哭了，隨她下去）

姜：老娘們這東西就是賤，三天不揍她，她就刺撻，親家，到底是怎麼回事？

胡：唉！親家！互助組成了「糊塗組」了，互助不成了。

姜：這兩天俺們組長上區裡開會議去了，俺們在家光顧幹活

可沒檢討，心裡都存點意見，你是代理組長，等會你集合俺們開個會，批評批評就妥了（轉身對山上，喊了兩聲）興義！徐德玉！快下來開會呀！（對胡）你看！今個咱們三個人給老姚太太種了一塊豆子，種的又快又細緻，我看比早前俺哥倆給地主扛活的時候幹的細緻多了。

胡：咳！你說的是山上那一段，你到屋裡聽我表表山底下這一段吧！（唱一曲）

一把拉住親家手，二人齊往屋裡走。

姜：（接唱）

兒女親家來互助，不要吵架丟了醜。

胡（唱）互助小組就要黃，兩家親戚也不走。

姜：（接唱）你說這話從何起？快到屋裡說理由。

（二人下）

（青年農民姜興義，徐德玉拿着種地的傢具唱上）

興、徐（唱五曲）

地還是這塊地，天還是這塊天，

二十四節也照舊，春暖秋涼更沒變。

若問什麼變了樣，就是窮人把身翻。

啦呀梅呀啦呀梅呀！把身翻。

興：（唱）地是俺窮人地，天是俺窮人天，

徐：（唱）地上能够長五谷，全靠窮人流血汗。

（齊唱）從今以後多勞動，有吃有穿萬萬年，

啦呀梅呀啦呀梅呀，萬萬年。

徐：（白）噢！到你妹夫家了，

興：咱們把胡福來叫出來，問問他爺倆個今天下半晌爲什麼

不上山種地去？

徐：老胡頭是使牲口的，今天後半晌一付犁杖踏地，他使的那付犁杖把牛卸了，叫小鳳牽去放去了，他不上山來倒算不了什麼錯。

興：那麼胡福來可不該不上山來呀！

徐：你猜他爲什麼不上來？

興：他們爺兩個那點心跟我一猜就透，今個後半晌是給老姚太太種地，若是給他們自己種，你看他管保比誰來的也早。

徐：以後他再若不上山來，俺們也不上來。

興：那可不對，俺們不能像他們爺兩個那麼樣，俗語說：「人有臉，樹有皮」若是在別人地裡幹活不好好幹，偷懶耍尖頭，在自個地裡就上勁幹，那還叫人嗎？再說今個是給老姚太太幹活，你看他是個孤孤寡寡的瞎老太太，沒依沒靠，吃喝穿戴全憑着分的這一天地，俺們就是把個人地荒了，也不能給他的地撩了啊！

徐：伸出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長，一人一個心，若能都像俺們這樣打算，那還能有人不上山麼？

興：我叫他出來吧！（欲喊）

徐：拉倒吧！別看你嗓門大，你就是把嗓子吆喝破了他也不出來。

興：他不出來還得行？

徐：他不在家呀！

興：他幹什麼去了？

徐：晌午時候，有人碰上他騎個車子往南下去了。

興：啊！

徐：八成是去跑買賣去了。

興：好哇！他真是越說越好了，把地裡的活扔給咱們，他自個上外頭跑買賣去了！好小子，俺們在山上緊幹，他在外頭緊掙，咱們幹了打糧是他的，他在外頭掙了錢也是他的，操他媽！這叫什麼互助組，組長不在家，老胡頭當代理，他這麼作，我不幹啦！（叫）老胡頭子！老胡頭子！

（老姜頭急忙應聲出來）

姜：（把姜興義擋注）你彪啦！大爺〔註伯父之意〕不叫大爺，怎麼叫起老胡頭子來了。

興：爹！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姜：說什麼？

興：我們這個互助組互助不成了！

姜：怎麼又互助不成了？就是天塌下來俺們窮人也得互助呀！

興：俺妹夫跑買賣去了，俺們還彪哄哄的不知道呢！

姜：真的嗎？他這麼作那可就不對了，說的是大家夥都得齊心幹活，誰也不興存私心。他怎麼叫他兒子跑買賣去了呢？

興：我進去跟老胡頭講講理，出出氣，俺們這互助組就黃了得啦！反正咱們自個有人手，又有牛具，種咱們那點地像玩似的一點不費力，何必跟他們在一塊，牲口人都累的繁犢子樣，天天幫別人幹活，一個錢也不掙他們的，還得生氣。

姜：這麼說可也不對，俺組裡這五家除了親戚就是俺們窮哥們，吃點虧，也是吃得着的。你妹夫若真是跑買賣去了

，等他回來俺們開個會檢討檢討不就結了，共產黨誰均是團結麼！別他媽動不動就要黃。

徐：說什麼俺們也得問問他，坐起根插到一塊的時候不是有言在先嗎？有人力就出個人力，有牲口力就出個牲口力，誰也不興耍尖頭。

姜：老徐家大侄！你回家吃飯去吧！有話晚上開會的時候大夥再檢討。

興：若等到晚上開會那就把我整死啦，我這口氣當下就得出了。（要往裡闖）

姜：回家去吧！（姜興義未動老姜頭便拿出了父親的嚴肅面孔）給我滾回去！

（姜興義往後退了兩步）

（老姜頭又回到老胡頭屋裡去了）

（姜興義和徐德玉正預備要走時，老姜太太拉着小鳳上，福來媳婦隨上）

媳：媽！你領着小鳳回家吧！可別再和俺爹吵鬧了，叫人家多笑話呀！

太：（邊擦眼淚）我這口氣非出了不可。

興：（回頭看見老姜太太）媽！你怎麼的？

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你過來！看看你妹妹腦袋上的大包吧，起當初我就說：俺們有人手，又有牲口的，不要參加什麼「糊塗組」吧！你們爺兒兩個偏不聽我的話，看看到底怎麼樣？成天給人家幹活，還得挨人家打……

興：（摸着小鳳的頭）這到底是怎麼整的？

鳳：叫老胡頭給打的唄！

興：他憑什麼打俺們？

鳳：給他放牛，一個錢也不掙他的，他還嫌俺放的不好，拿拳頭這麼（作打式）一邊打一邊說：「你哥哥不給我上心種地，你不給我好好放牛，你媽沒下一個好犢子！」

太：差點把你老妹妹打沒氣了。

興：（火上填油，平地跳起）哎呀！（唱三曲）

俺妹妹和媽媽講說一遍，不由得頭發漲火往上穿，罵一聲老胡頭快滾出來，姜興義要跟你把賬來算。

（叫）老胡頭子！你給我出來……

（老姜頭迎上）

姜：（唱三曲）

剛才問你已經轉身回家，爲什麼彪哄哄又來叫罵！

興：（白）不用問啦！（往裡闖被老姜頭抓住）

（老胡頭上）

姜：（接唱）

難道說放牛的事你也知道，定然是你那媽說了閑話。

胡：看你那熊色吧！有你爹在這，你敢把我怎麼樣？管怎麼說我也比你大一輩。

興：（唱三曲）

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吧！我要去到屋裡跟他說話，（一跳掙脫，老胡頭見勢不好，逃向屋裡去了，姜興義緊緊追下）

徐：（急追興）老姜大哥，老姜大哥！

姜：（接唱三曲）（對老姜太太）

一定是老娘們又扯閑話，天生的賤骨頭就得狠打。

（老姜頭舉手要打，福來媳婦眼急手快，跑到二人中間，架住了他的手，小鳳從身後抱住了老姜頭的腰，老姜

太太坐在地上混身發抖。)

(正在這時，老胡頭手裡捧着個大鍋蓋慌慌張張由屋裡跑出來。姜興義追跡其後，雙手舉着一個大瓦罐子，幾次要往上打，但都因老胡頭有鍋蓋遮身，才沒打下去。)

(老姜頭見姜興義出來後，便想奔去阻止他的行動，但因當時被兩女兒抱緊，未能掙脫，待老胡頭處在最危險時，他才和女兒同時跑出抓住姜興義)。

(姜興義被大家按住後，老胡頭轉敗為勝的局面已成，乃舉起大鍋蓋，朝着姜興義的腦袋打去，忽被從屋裡跑出來的徐德玉把鍋蓋搶下來，才算完事)。

興、太：以後個幹個的，互助組就算黃了！
胡、鳳：(唱六曲)〔徐唱時，媳把鍋蓋等物收〕
徐：(唱六曲)〔拾屋裡頭去，去後復上〕

老胡家大叔老姜家大哥，互助小組黃不得，

我家祇有一條驢，黃了小組就坑了我。

(白)黃不得！黃了我怎麼種地呢！我祇有一條毛驢，全仗着你們兩家的牲口插在一塊呢？管怎麼也得把地種上到老秋打點糧好吃呀！

(孤寡老姚太太是個盲人，他扶了個拐棍慌忙上)

姚：(唱六曲)兩家親家打了架，互助小組就要垮，

急急忙忙下了炕，去到胡家把架拉！

(白)你們怎麼打起吵子來了。

太：老姚家大嫂，你來的正好，俺們這「糊塗組」黃啦！從今後個自幹個自的。

姚：噫！那怎麼行啊！你們大夥可憐可憐我這瞎老婆子吧！



……老胡頭轉敗爲勝
的局面已成，乃舉起大鍋
蓋，朝着姜興義的腦袋打
去，忽被從屋裏跑出來的
徐德玉把鍋蓋搶下來……

無兒無女，孤孤寡寡的一個人，你們若不跟我插對在一塊，我那一天地不就得撿荒了嗎！

胡、興：反正互助組算黃定了。

姚：可別傢，當初你們怎麼說的，不是說我孤寡一人，沒有人力又沒有牲口力，你們情願把我的地給捐種上，到秋打下糧再算賬麼！你們哪！行善就行到底吧！

太：老姚家大嫂！你不知道啊！但若能「糊塗」住，誰還願意黃呢？這不竟是老胡頭子擢的嗎？

姚：若不，管道你們誰家，把我的地給捐上，到秋後打下糧來你們多少給我劈點就行！剩餘下的全給你們，看好不好？

太：你回家去吧，大嫂！俺們這還得打官司呢。（對胡）我說老胡頭子！你說吧。把我閨女打成這個樣，俺們是先上大區還是先上縣？

姜：雜種操的，你給我滾回家去！（驅逐老姜太太和姜興義，一直逼他二人下去，自己也跟下去）。

徐：（唱六曲）

看這樣子黃定啦！快拿主義另想法，

春天地若種不上，秋天一粒不能打。（下）

鳳：姐！你也跟俺回去吧！再別上老胡家來啦。

媳：好！我送你回去！（二人下）

姚：老胡家大兄弟！我看這都是打你身上起的因由，你得給人家陪「不是」才行啊！

胡：我！

姚：疙瘩是你羈的，還得你去解呀！

胡：你沒看見我那條牛餓成什麼樣了，一輩子沒有個牛毛，

這回好容易分了條大牛……

姚：若不，你把我那一天地給捐上！從前沒有地的時候，我擄筐要飯那是沒法子，現在共產黨來了，俺窮人都翻身了，你能看着我一個人挨餓嗎？

胡：我倒是想着給你捐種上，可就是一條牛配不上牛犍，拉不了犁杖。

姚：照這麼說，你是不能給我捐種上了！

胡：可不是唄！我還不知道找誰去插犍呢？若是一時插對不上，連我的地都得撩啦！怎麼顧的了你呢？（悶悶的走進屋裡去）

姚：嘛！這可怎麼整啊！（媳上）

媳：老姚家大娘，你還沒回去？

姚：啊！福來媳婦你回來啦！你可憐可憐你這窮大娘，勸勸你公公和你娘家媽，可別打吵子了，互助組一黃，你大娘就得餓死呀！

媳：怪誰？還不竟怪俺那個彪哄哄的公公嗎？起當初成立互助組的時候，是他先張羅的，眼時要黃，也是打他身上起的因由（老胡頭在屋裡偷聽）

姚：可不是怎的，坐起根成立互助組的時候，他說的多！

啊！他說：俺們五家掙對到一塊，有活計大夥幹，一包在內，誰也別發生意見。到如今可好，他先挑頭要垮台了，成事的是他，敗事的也是他。

媳：真叫人着急，大後天就芒種了，你說芒種以前若是下場大雨，地種不上，明年可吃什麼呢，那個彪老頭子，作事竟為自己打算，一陣風，一陣雨的，說話不算話，就跟放屁一樣。

姚：照你這一說，互助組是黃定了。

媳：可不是唄，姚大娘，你看！俺媽家有兩頭牛，還有俺爹俺哥哥兩個勞動力，種地一點不費難；就是俺婆家這頭爲難，祇有一條牛，拉犁杖沒有配對的，拉大車沒有拉套的，我看那個老頭子是不是把他自己個套上當牛使喚！！（下）

姚：這，這，（哭）我那天哪！我那死鬼！你把我領去吧！（哭下）。（老胡頭跨出屋門，有所反悔）

胡：（獨白）黃不得！（唱一曲）

左一思來右一想，眼睛睜開心裡亮，

第一不該作買賣，第二不該去打仗。

互助小組這一黃，我的莊稼就要荒，

一個老牛怎種地，快找大夥再商量。

（叫）老姚大嫂！老姚大嫂！（胡下）

第 四 場

（周宗滿在後台喊了聲「走」！興高彩烈的舞上）

周：（快板）

我說一個妙來真就是一個妙，兩個親家把架吵。互助小組垮了台，真叫老周哈哈笑。若問老周爲什麼笑，我的機會來到了，我家只有一條驢，徐德玉家還有一條。我要和他去商量，擰繩種地多麼好，人力畜力擰到一塊，誰的地也不能撿。（叫）徐德玉在屋裡沒有？（狗叫）

（徐唱上）

徐：（唱六曲）

互助小組已解散，悶坐房中暗盤算，



「互助小組這一黃，
我的莊稼就要荒」

一條毛驢怎種地，叫人爲難不爲難。

周：（叫）徐德玉！快出來給我看狗呀！

徐：（斥狗）待着，死狗！（打狗）（快板）

叫聲小狗你別咬，莫把客人看錯了，

來的不是大肚子鬼，那是老周咱相好。

（白）老周大哥！你今天滿臉喜氣，有什麼事這麼高興？

周：你們的「糊塗組」垮台了，我怎麼不高興呢？

徐：噢！你這話可真不夠朋友，我正爲這個犯愁呢！你怎麼倒高起來了？

周：大兄弟！你若是跟大哥我插在一塊，那你不也高興了麼？你說吧！你大哥我，從小放大豬，長大擺弄爛泥，雖說沒交下人，可也沒人說我不濟，和你大哥我插對在一塊是不是不離？

徐：你那小驢和我那小驢搭配在一塊，又不咬架，個頭也齊，倒是不離。

周：再說你的地和我的地又是緊相連，一條壩也不隔，幹起活來真是又省工又省勁。

徐：行！就這麼辦吧！（二人唱一曲）：

二人訂計真是妙，解除愁悶少熬糟，

兩家插棋把地種，人少辦事不吵鬧。

（老胡頭在場外喊了聲「走」！便跑出來）

胡：（唱一曲）

姜家老頭沒意見，老姚太太更喜歡，

姜興義他不願意，我再問問徐德玉。

（叫）徐德玉！徐德玉！俺們互助小組不黃啦！明天照

誓幹活。

周：（唱一曲）

互助小組又不黃，老周心裡真生氣。

徐：（接唱）

老胡頭你聽仔細，我和老周插了根。

胡：（白）啊！你們倆家插對上了，那不行，俺們互助組不

黃啦，又成立啦！老姜頭老姚太太都願意。

徐：他們願意他們幹，反正我是不回去啦！

胡：你不回去不行。

徐：噢！白天不是你提的口號說是要黃的嗎？

胡：白天你不是不願意黃嗎？

徐：那會不願意黃，這會我可願意黃啦！

胡：那會我願意黃，這會又不願意黃啦！

徐：竟是你說了算嗎？沒那個理（兒）。

胡：怎麼沒這個理？胡福全上區上開會議去了，組長的差事

由我代辦，定然是我說怎麼的就得怎麼的呀！

徐：你說怎麼的就得怎麼的？沒那個事，別看你代替組長，

我不尿你。

胡：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明天給我種地，你不干不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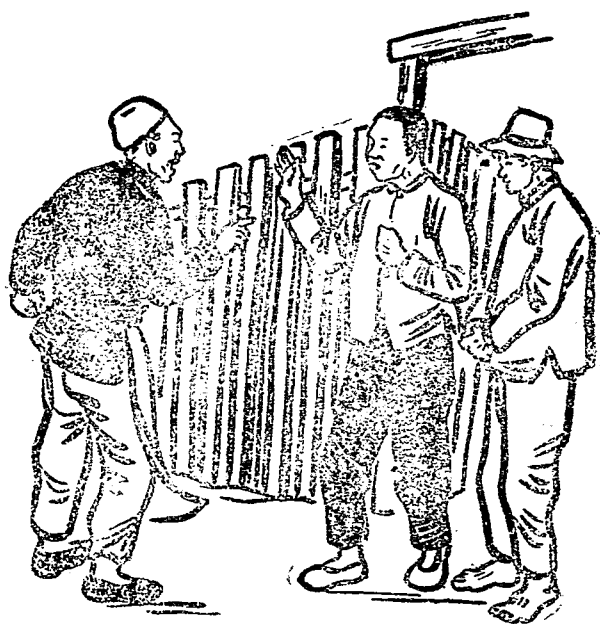
徐：不行？

周：徐德玉，別跟他吵吵！俺們到裡屋辦俺們的事去！（拉

徐下）

胡：回來！來！（追下）

第五場



「你服也得服，不服
也得服明天給我種地，你
不去不行！」

〔(鼓打三更，樂奏第七曲一遍)〕

(鷄叫三聲，老胡頭整衣上)

胡：(唱七曲)

公鷄大叫三聲，屋裡黑古洞洞，
翻身下了土炕，劃着洋火點燈。(過門)
點着油燈一盞，心裡暗暗盤算，
今天給我種地，該當早點上山。(過門)
順手拿起鐵筒，出去敲他幾聲，
鐵筒百敲不破，懶人一敲就醒。(過門)

(白) 鷄叫三遍了，還沒聽見有人起來的動靜，俺們屯裡立下這個規矩，早晨敲鐵筒當鐘，聽見鐵筒一響，大夥都得起來上山幹活去。往日，這筒是由胡福全來打，昨天一早他上區開會去了，組長的差事由我代辦，正相應今個俺們互助組給我家種地，我格外起的早點，上外頭使勁敲巴一陣，把他們都叫起來！(敲了幾下)(唱)

今天給我種地，打鐘由我代理，
不是老頭走運，活該大夥早起，

(笑) 哈哈！(激烈的敲了一陣)

(後台人聲噪雜，狗咬驢叫鬧成一片)

(姜興義怒冲冲上)

興：(唱八曲)

老胡頭，肉奸頭，真想給你一拳頭，真想給你一拳頭。

胡：(白) 你敢！

興：(唱) 種你地，你起在頭，種別人地你在後頭，種別人地你在後頭。



…「正相應今個互助
組給我種地，我格外起得
早點，上外頭使勁敲巴一
陣，把他們都叫起來。」

胡：（白）不管說什麼你也得上山給我種地啊！

興：（唱）我不去，我不去，看你能把我怎麼的，看你能把我怎麼的。

胡（白）把你們大夥的豆子都按上了，該着種我的地，你們就不幹了？那不行！再說這幾天悶糊糊的。若是一場大雨下來，芒種以前種不上地，那不把我體登了？！

興：反正互助組也黃了，誰管你這個。

胡：你說黃了，你爹可沒說黃，是你說了算？是你爹說了算
（徐德玉披衣上）

徐：（唱八句）

老胡頭，真古怪，給你種地就早起來，給你種地就早起來。

老胡頭，心眼壞，叫你兒去作買賣！叫你兒去作買賣。

胡：（白）說俺兒去作買賣，你見味？他媽的，誰不知道俺兒漏腸了，肚子疼的在炕上直打滾。

徐：（唱）你的地，我不去，我和別人插了耩，我和別人插了耩。

胡：你和別人插耩了，不行！你他媽巴子打算破壞咱們互助小組，你打算鬧幹個的，不和俺們窮人抱住團體，就憑你這付腦瓜非鬧個會鬧爭鬧爭不可。說別的用不着，我是代辦組長，我說了你們就得聽，趕快上山給我種地去。

興、徐：你還來壓力派嗎？

胡：（對興）我不碰你，有你爹管教你呢，我是跟徐德玉說話。徐德玉！互助組沒黃，你不上山可不行。（敲筒下）

徐：姜興義，俺們整不過這老頭子，還是給他種地去吧！

興：（唱）偏不去，偏不去，偏要跟俺治治氣，偏要跟俺治氣。

徐：你不去我可得去，我先走了！（下）

（內姜聲）興義！你還不進來拿上傢俱上山種地去嗎？

興：我不去，

（內姜聲）你給我滾進來！（興入）

（小鳳拿着鞭子上）（唱八曲）

鳳：洗了臉，梳了頭，早起上山去放牛，媽媽誇我是好丫頭。
（過門）俺的家，兩條牛，見了青草不抬頭，祇與他胖不與瘦。（過門）老胡頭，壞老頭，我一見他就犯愁，偏不給他去放牛。（過門）

（老姜頭斥着姜興義上）

姜：（對興）快去！牽俺們的牛上山去，今天光使俺們的牛踹地，叫老胡家的牛歇歇。

（姜興義悶悶不樂下）

姜：（對鳳，唱八曲）

叫小鳳，往東走，上你姐姐家趕那牛，

不要再恨老胡頭。（過門）

鳳：不！不麼！（唱八曲）

不掙錢，不得利，到了還得受他氣，

誰再給他白出力。

姜：去吧！聽爹的話！（唱九曲）聽爹話，快去吧！

爹爹明天去趕集，給你買兩個大對蝦。

鳳：你不騙我？真給我買大對蝦嗎？

姜：去吧！爹啥時候騙過你，快放牛去！（姜下）

鳳：（唱）聽爹話，喜洋洋，快給姐家把牛放，掙個大蝦香又香，掙個大蝦香又香。

（在台上跑了一圈便到了胡家）

鳳：（叫）姐！俺牽牛來啦！（福來媳婦端了盆水上）

媳：等我把牛飲一飲的。（牛見水驕地叫了兩聲）（對鳳）
今個不用這牛踏地了嗎？

鳳：俺爹說今個光用俺家的牛踏地，叫我放這條牛。

媳：（看妹頭）腦袋上的包好麼？

鳳：好啦！俺媽給俺一揉就好了，你看，一點也沒有啦。

媳：今個好好放牛，可別再打牠啦！

鳳：俺打不打的，你操這個心幹嗎？牛是老胡家的，你是俺家的。

媳：管誰家的牛你也別打啦！啞吧畜牲不會說話，你打他他心裡不知怎麼難受呢？

鳳：難受？難受沒見他哭？

媳：他不哭他心裡可恨你呢！他心裡說，「這個小丫頭蛋子，不叫我吃草，還打我，趕後來長大叫你找個厲害女婿，天天打你」！

鳳：（撒嬌）俺不放啦！

媳：姐和你說着玩呢，你快去放牛吧！把牛放胖了，趕過年姐給你做一雙大花鞋。去吧！（媳端盆下）

（樂奏第十二曲）（小鳳自槽上解牛下來，用手牽出院子，然後把繩子拴在牛角上，吆喝一聲，便往河邊走去。片刻，雀噪聲中，東方透白，疏星隱退，漸有七色朝雲，隱現其間，俄而霞光萬道，半輪新紅太陽一躍升起

。小鳳觀此景象，情不自禁，揮開鞭子手舞足蹈起來）’

鳳：（唱二曲）（慢）

日頭出來照四方，四方的人兒心裡亮，

互助小組上了山，要靠勞勤把區享。（過門）

日頭出來紅通通，前方軍隊大反攻，

春天撒下勝利種，到秋一定好收成。（過門）

日頭出來四下看，看看誰勤和誰懶，

二流子還在炕上睡，勞勤摸範早上山。（過門）

日頭出來看見我，我在這裡正幹活，

放牛割草還撿糞，又跳舞來又唱歌。（過門）（舞下）

第 六 場

（老胡頭在前頭用鋤刨坑，老姜頭在後頭捻種，一前一後緊緊相跟。唱上）

胡：（唱九曲）

我刨一個坑來（嘿）你捻一把種。

（齊）老哥倆互幫把地種。

胡：（唱）我刨兩個坑來（嘿）你捻兩把種。

（齊）坑坑裡有種不能空。

胡：（唱）看誰幹得快來（嘿）比比誰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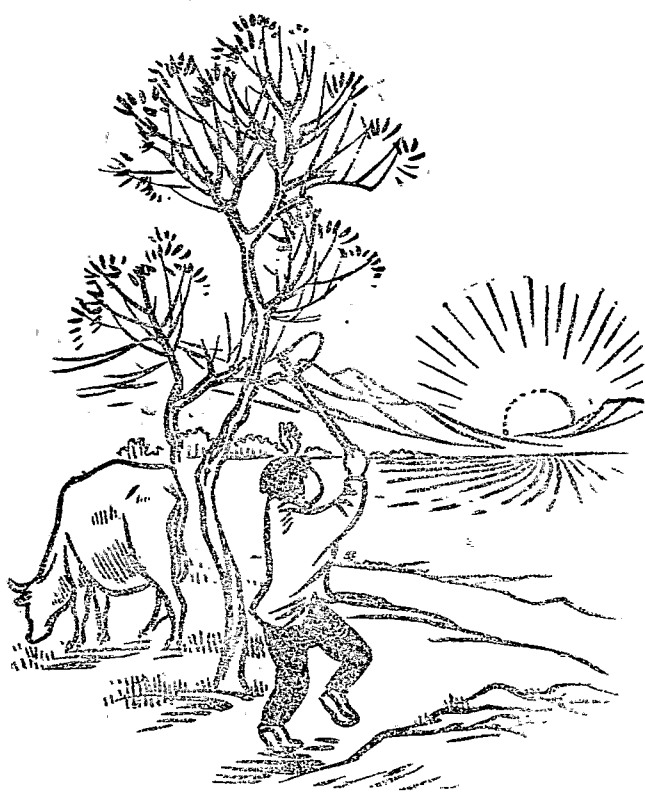
（齊）老哥倆比賽爭英雄。

胡：（唱）越幹我越快來（嘿）汗珠往下滾，

（齊）：誰也不能怠慢都有勁！（過門）

姜：（白）看你累的滿頭大汗，咱兩個換換。

胡：親家，你看：我這塊地是頭等頭地，一天地我上了七十堆底糞，還計劃要喂一包糞精，咱們可要好好擺弄，到



俄而霞光萬道，半輪新紅太陽，一躍升起，小鳳觀此景象，情不自禁，揮開鞭子手舞足蹈起來。

秋連苞米帶豆子保證要多打一石五，超過百分之三十呢！
！來，親家，咱倆比賽，看看誰作的又快又細緻。

姜：來吧！伙傢，早前俺們哥倆一塊在大肚子家踢門坎子的時候，你當打頭的，我就沒服過你，我保險比你刨的又勻溜又正道。來，接着幹那！

胡：你歇一會，我上後頭看看他們兩個年青的幹的活計怎麼樣？他媽巴子的，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反倒拉到俺們這兩個老骨頭的後邊去了！

姜：俺們倆趕快把這幾條壟種完，等歌晌的時候再去檢查他們的活吧！

胡：我看他們倆今個不太上心給我幹，別他媽巴子不好好種把我體登了。

姜：（對遠處）喂：興義！德玉！快點幹哪！

胡：你看，他們拉的多遠呵！這麼大嗓門吆喝他都聽不見了。

姜：來！咱們先幹起來吧！

胡：也好，別把咱倆的活也就誤了，俗語說買賣要「狠」，莊稼要「緊」，過了芒種就不能強種啦。來親家！快幹哪！

姜：（唱九曲）

我刨一個坑來（嘿）你捻一把種，

胡：（接）我一邊捻種一邊不放心。（回頭看場外）

姜：我刨兩個坑來（嘿）你捻兩把種，

胡：（接）回頭一看我誤了一把種。

姜：（唱）看誰幹的快來（嘿）比比誰有勁，

胡：（接）我真他媽有點不放心（往後看）我真他媽有點不



「來，親家，咱倆
比賽，看誰做的又快又細
緻。」

放心。（老胡頭回頭呆看）

姜：快幹吧，親家，你看，（指天）雲彩上來了，八成是有雨。

胡：（見雲吃驚）噯呀！（遠處雷響）

胡、姜：糟了！快幹哪！（二人急刨下）

（姜與義和徐德玉二人一刨一撿唱上）（懶散）

興：（唱九曲）我刨一窩坑來，（嘿）我生一口氣，
鋤頭下去不用力。（過門）

徐：（唱）我撿一把種來（嘿）我把手一鬆，
不用彎腰隨便扔。（過門）

興：（唱）誰還管他近來（嘿）誰還管他遠，
用鋤頭刨坑不用眼。（過門）

徐：（唱）誰還管他多來（嘿）誰還管他少，
更不管出苗不出苗。（過門）

興：（站下）嗨！那天也沒有今個省勁，再歇一會，抽袋煙。

徐：那兩個老頭子幹的眞上勁啊！（遠處有二老人喊比賽的聲音）嗨，老胡頭今個幹的格外有勁！你爹也不賴。

興：俺爹那是個老好人，吃個虧像吃個餡餅似的，什麼時候給別人幹活都比給自己幹上勁，那個老胡頭要是在別人地裡幹活也像今天這樣，那咱們互助組就成功了。（遠處有二老人聲）

徐：你看，他在別人地裡他從來也沒這麼幹過哪！

興：俺們這互助組眞不如昨天黃到底算啦！這個老胡頭子頭三倒四的眞是個二百五。

徐：他才不二百五呢！他家若是有兩條牛，保險他不跟咱們



「那天也沒有今個省勁
，再歇一會，抽袋煙。」

插俱，他出那熊道竟是奸道，就說叫他兒子出門的事兒吧！作的可真缺德。

興：他若真叫他兒子作買賣去了，沒別的，等他回來的時候我一見面就給他兩個時溜（兒），打他個狗彘屎。你別笑，別看我是他大舅子，打了以後還得把老頭子罵一頓，罵完拉倒，互助組解散各幹各的。

徐：你爹他若是不讓黃，你可也沒法子。

興：我就是跟他分了家，也不在互助組就是。（往遠看）喂！徐德玉！你看那不是騎着車子過來了嗎？

徐：真巧，說着曹操，曹操就到。

興：俺兩個下去把他擋住，走！（二人下）

（胡福來，推着一輪載着牛毛菜的自行車上）

福：（唱二曲）

牛毛菜約，像牛毛，買到家裡上鍋熬，

熬成糊糊作涼粉，包能掙錢賠不了。（過門）

牛毛菜約！買的賤，一斤能掙四百元。

不用本來光取利，生意興隆大發財源。（過門）

（外興聲）：那不是俺妹夫嗎？

（外徐聲）：福來兄弟你發財了！

福：（不知所措）（站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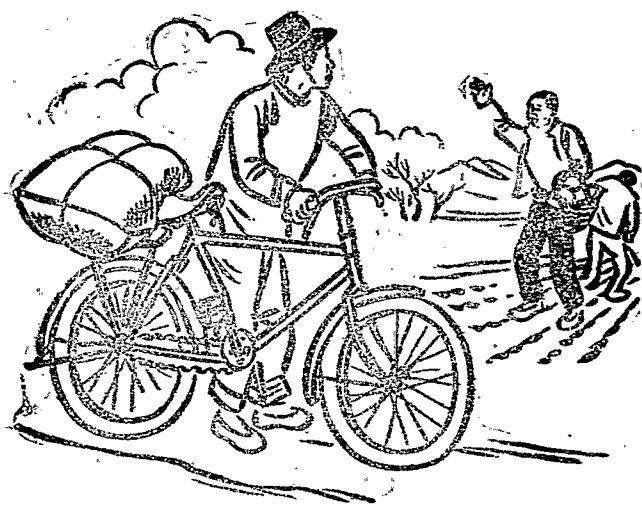
（姜興義和徐德玉上）

徐：（數來寶）大掌櫃（的），你發財，問你發了幾萬塊？

興：（數來寶）大妹夫，打這過，問你辦的什麼貨？（看貨）

福：（仍不知所措）嘿嘿！

興：（數來寶）大妹夫，（你）真倒霉，碰上我們你要賠！



「福來兄弟你發財了！」

「啊？」

福：（仍哭笑不得）嘿！嘿！……

興、徐：（數來寶）不說話，你光嘿嘿，這套本領誰教給？
這套本領誰教給？

福：得了，你們怎麼罰我怎領。

興：徐德玉把他的車子推到那棵大樹底下去。大妹夫！你先
跟徐德玉在這等一會，可不與你往別處去。（徐德玉和
福來下）

興：（唱二曲）說着曹操曹操到，說着福來他來了。
我去上山找老頭，看他害臊不害臊。
（在台上走了一圈）（老頭怒冲冲上）

胡：（唱一曲）
驗罷了地怒冲冲，深淺遠近不齊正，
急忙去找姜興義，要把理由講個清。

興：（唱一曲）
這裡我正往前走，抬頭看見那老頭。

胡：（接）低頭看見姜興義，你這小子先別走。
（轉調）（八曲）

姜興義，姜興義我把你這瞎眼的！

興：（接唱）老頭子，你別急，爲啥罵我瞎眼的。

胡：（唱）你看你，種那地，一塊藕來一塊稀，（過門）
你看你，刨那坑，遠遠近近不齊正。（過門）
你看你，撒那種，壟台壟溝隨便扔。（過門）
毀了地，毀了俺，你真是個王八蛋。

興：（唱）你別跑，老王八，看我給你個大嘴吧！
（舉拳要打，老姜頭突然走出）

姜：我把你這個驢進的，你不上心種地，還想動手打人？

興：爹！你不知道，他作那些熊事能把嘔吧氣出話來。

姜：你不說說你幹那態活計，一張嘴就把錯處推到別人身上啦！

胡：是啊！你看你幹那活（兒），在你個人地裡幹那樣幹嗎？

興：慢說在自己地裡，就說昨天給老姚太太蓋地，也比給你幹的高興。

姜：你這熊話說的，俺們兩家是兒女至親，老姚太太跟俺沒親沒故，比跟你老胡大爺還近了嗎？

興：什麼親戚不親戚，天下窮人都是一家人，處的好了互相幫助，不親的也親了。處的不好各顧個，存私心眼兒親的也不親了。（唱八曲）

胡大爺，我問你，你的兒子上那去？（過門）

胡：（唱）你妹夫，生了病，小腸膽氣帶傷風。（過門）

興：（唱）你說胡，真好笑，生病怎能往外跑。（過門）

胡：（唱）說他跑，說他跳，能跑能跳誰見了。（過門）

姜：（白）你妹夫明明在炕上躺的麼！你還問什麼！

興：你見來？

姜：是你妹妹親嘴跟我說的，他還能熊他爹麼？

胡：是呀！親生的女兒還能熊他爹麼？

興：（唱）胡大爺，說真的，你兒是不是去跑生意？（過門）

胡：（唱）（我）嘴有毛，說話牢，他真沒有往外跑。（過門）

興：（唱）叫聲爹你聽着，他說的話可記牢（過門）

姜：（唱）這小子，真驕，他說的話那有錯（過門）

媳：老姚家大娘，你這沒眼沒目的人上山幹什麼來了？

姚：我呀！在屋裡待的怪悶的荒的，摸到山上來看看我那塊地，自從分了地，我才來了兩趟，福來媳婦，你看！（張開手掌，手中捏了一把黃土）這是我那塊地上的土啊！你摸摸，濕糊糊的又細發，又軟糊。你聞聞，一股打鼻子的香氣。真招人稀罕哪！你大娘一輩子盼瞎了眼也沒盼着一條壟，這回可有了地了，唔，你大爺活着時候就稀罕地啊！可惜他……

媳：地是好地，土是好土，可惜又要撩荒啦。

姚：（一驚）你怎麼說？

媳：互助組又要黃啦！（老姚太太聽了這話，失望的把土扔在地上）。

姚：可別黃，噯，你大娘一輩子盼瞎了眼也沒盼着一塊地，這回……

徐：（看見遠處來了一個人）你們看！組長回來啦！

（胡福全急上）（周迎上）

周：福全兄弟！你回來啦！

全：天陰了，大夥怎麼不敢快種地，在這悶呆着啊？

媳：又鬧整扭了。

全：啊？

姜：福全你開完會啦？

全：是啊！老姜大叔你們這是怎麼的了？

徐：他光顧自個發財，叫他兒去跑生意，逼着俺們大夥白給他種地，就是這麼回事。

胡：種地？對啦，這些事情都是打地上所起，福全，你看他們倆把我的地給糟巴的這個煞羔子樣？！



「……福來媳婦，你看！
這是我那塊地上的土啊！你摸
摸，濕糊糊的又細發，又軟糯
，你聞聞一股打鼻子香氣。」

太：你還有理啦！昨個你打我小閨女那口氣我還沒出呢？

（大夥爭作一團）

全：大夥別鬬了，聽我說幾句話，俺們小組在區上受批評了。

衆：（一驚）俺們小組受批評了？！

全：（唱十曲）

區上的大會開的好，教育批評又檢討。

俺們小組受批評，都說這缺點不算小。

衆：（唱）都說這缺點不算小。

胡：嗨，你呀！就是不會說不會道，俺們那些好處你八成沒有往上報啊！起當初立組的時候，我唱的那些口號你都沒提？什麼一包在內，有活就幹啦。什麼不記賬，心裡有數少麻煩啦！又什麼大夥抱住團……團……抱住……

媳：抱住團體，不興存私心眼，不興個人顧個人，你說的那好聽話可多嘍！

胡：是呀！這些好條件你都沒往上報啊！

全：都報上去了，我還說我們組裡雖然說的好聽，可是常常拌嘴鬧彊扭。

胡：嗨呀！你把那些寒趁事都抖漏出去了，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你呀！真是少啃了幾年苞米，牙口嫩，不懂得怎麼說話。

姜：你別怪孩子們，共產黨講的是坦白，有話就得照實說麼。那開會議就像請先生給扎古病似的，你有什麼病就得說什麼病麼。好，福全，你往下說呀！

全：（唱）俺小組犯了糊塗病，糊裡糊塗把人坑，幹活不記工多少，一包在內攪不清。



衆：（唱）一包在內攪不清。

周：我早就說這不是互助組，這是個糊塗組。喂！福全兄弟！就我這沒在組的人，從旁這麼看着，你說的是一點也沒差，這就是病根，根！

胡：真他媽巴子的，光說寫賬，一個識字的也沒有，那可怎麼寫法呢？攔心裡記着還不是一樣？誰還能叫別人吃虧，自個沾便宜嗎？

興、徐、太：（對胡）你就是那種人。

全：人家有記工算賬弄的好的，一點也不打吵子，你們聽：
（唱）

楊家村有箇楊家屯，他們記工記的清，

算工以前先評分，誰多誰少真公平。

衆：（唱）誰多誰少真公平。

姜：評分？聽也沒聽說過，你快說說什麼叫評分？

全：評分記工，就像拿尺量布似的，（快板）

量布你得用尺量，算工就得用分評，

一個尺上許多星，一個星好比一分工。

布若長來星就多，工要多來分也重，

一尺布來有十寸，一個整工算十分。

胡：明白啦，明白啦，作一個工就給一尺布啊！

鳳：不對，人家是怕你不明白，拿布來作比喻的，工作的多分就給的多，誰說給你布來？

周：（對徐）這個老頭真是財迷打底，人家說的是評分記工，他單往布上聽。

興：一個整工算十分，若是半拉工呢？

徐：半拉工，你就把一個整工劈兩瓣，算五分對不對？福全



「人家有記工算賬弄的
好的，一點也不打吵子。」

全：對！這個評分記工的道理一謝乎就謝乎開了。

姜：若是半個工的一半，那可該算多少分呢？

福：那個小賬好算，就把五分再劈開，算二分五唄。

太：我也明白啦！反正是作一點活算一點分，你若今天作點，明天作點，湊到一塊够十分，就當一個工計算。像俺們老娘們下地，不能頂一個整工的，那就掙幾分算幾分。

媳：這樣算法，俺們婦女兒童也能抽出空來上山幹活了，這個法子好！

姚：就是我這不能上山幹活的掙不着分了。

胡：你們說了半天還是白扯，光說掙分，那「分」可頂個屁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要掙，俺們就實打實的，掙糧食，不扯那甚麼分不分的。

全：不錯，掙的就是糧食呵！（快板）
一分就算八兩糧，一個整工給八斤。
給誰種地誰出糧，幹了活的把糧掙。

胡：呀！現搶糧食缺，誰家能拿出糧來，一個工就照了八斤，一天五個工幹活，就得四十斤，這不是說胡嗎？

全：你聽我說呀！

胡：得，得，我不聽你瞎宣傳啦，他們這個法兒不行，還是用我那老法子好，一包在內。

全：你坐下，我還沒說完呢！（快板）
算了糧食不用交，當場只交工夫票，
工夫票是一張紙，又有大來又有小。
（自懷中取出幾張工夫票來給大夥看）

姚：這工夫票，原來是一張紙阿！（問姜）上頭有字沒有？

姜：沒有字。

胡：這工夫票原來是一張白紙，誰家還沒有幾張紙呢？若是隨便造些假的來，也沒個憑据，這不又亂套了嗎？

全：（快板）是誰家的工夫票，就把誰的戳子壓，
農會還要蓋上印，誰也不能來造假。

興：蓋上戳子，那就沒差了，可是這大票算多少分，小票算多少分？

全：（快板）工夫票子有多種，大的十分小的五分，
五分以上二分五，最小的票是一分。

姜：這麼說就不用寫賬了？

全：可不是怎的。

胡：那倒也不錯，俺們這不識字的受不了熊。

周：哎呀！我聽了半天，沒敢吱聲，共產黨的辦法（兒）是真多呀！不怪人家成功，真是想的頭頭是道。

衆：好，這法子好！

胡：（自語）好倒是好，就是俺那大牛白給別人使喚，俺有點心疼。

太：福全！有了工夫票，這個賬就能算開了，可是大夥使喚牲口那個賬可怎麼算呢？到底是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均產，把牲口也均了啊？若真是均牲口，那麼俺家劈那兩條牛可得大夥養活，別光叫俺老閨女一個人放牠。

全：（快板）老姜家大爺聽我言，什麼東西也不均產，均產是句糊塗話，謠言害人真危險。從今以後不再分，
誰家的土地歸誰管，誰家養雞誰收蛋，
誰有衣裳歸誰穿，歸誰穿歸誰用，牲口也要把分掙。

給誰種地誰給票，幹一天活也給八斤。

（唱十一曲最後一句），

給八斤，嘍嘍呀呀呀！幹一天活給八斤。

衆：（唱）幹一天活，給八斤，嘍嘍呀呀呀！

衆：處處辦的都好，牲口也掙分，想的周到。

全：牲口也分大小，大的多掙分，小的少掙分，全由大夥來決定。喂！大夥討論討論，看這評分換票的法子能用不？

姜：沒意見，行，就這麼辦，願意的舉手！

全：別舉手啊！你們各家都核計核計。

（姚急叫了幾聲福全）

姚：福全！你們先給我算算賬，照這麼辦我的糧不是都叫別人掙去了嗎。到秋我可吃什麼呢？

全：老姚大娘，你這個賬好算，俺們從拉糞算起，你算算從拉糞到掛鋤，一共得多少工吧？

姚：呵！我的地得撈四遍，往細裡擺弄，從拉糞到掛鋤怎麼也得二十一個工。

全：再往下算。

周：再往下我給你算算你看對不對，從割苞米割豆子，一直算到苞米和豆子完全打下來，一共連牲口帶人有十二個工就够。

全：我算也差不離。

姚：那麼！一共得給人家多少糧啊？

周：全年，用別人二十一個加十二個一共是三十三個工，一個工掙二升，一共你得拿出六斗六升糧。

姚：對，對，

全：你那一天地是上中等地，至少能打三石五，去了六斗六還剩多少？

姚：（樂）還能剩二石八斗四呢。

周：看看，剩二石七八斗糧，還不够你吃香的喝辣的嗎？

胡：（對福）這麼一算俺們更吃虧了，（對全）福全你來給我算算賬，我怎麼越算越吃虧呢？

全：你是怎麼算的？

胡：你看，在互助組上，說幹活大夥都下手，人家給俺幹了活不就得給人家出工夫票嗎？到秋不就得給人家拿糧嗎？我不幹，說什麼我也不幹，（一氣跑下）

全：老胡大叔，老胡大叔！（外胡聲，叫我吃虧我不幹）

全：（對福來及媳），你們兩口子去勸勸老頭，給老頭算算賬。

福：可是我這牛毛茶！

全：你措走吧！

興：怎麼叫他措走？

全：不叫他措走怎麼辦呢？

興：把牛毛茶沒收了，送會上去，明天趕集把牠賣了，買點糧補助軍人家屬，這個不算，還得開個會鬭爭鬭爭他的腦瓜。

全：這次開會俺區長說來，互助組不應該限制作買賣，人多的互助組，還要獎勵作買賣呢！

衆：怎麼的？！

福：真的嗎？

全：俺們互助組幹活快，五個人能帶出一個人的活來，有了浮餘的人，就應該抽出去作買賣，誰掙錢就歸誰花。

福：那可好了，

興：大夥要是都去作買賣了，把地摺給誰呢？

全：誰要去作買賣，得經過大家同意。

姜：這法子好，反正他去作買賣掙錢是他的，俺們在家種地，掙了糧是俺們的。

周：照這麼辦誰也不能打吵子了。

福：這豈說那我就走……

全：你走吧！

興：不行，你站下，

全：區長說了，不興亂罰亂鬪，叫他走吧！

興：牛毛芥還沒收倒行，他可也得反省反省呵！

福：對！我反省，這次我不對……（遠遠雷聲）

媳：雲彩越來越密，又颳風，又打雷，非下雨不可，快去把俺爹勸明白了，大夥好種地呀！不用反省了。

周：對，不用反省了，你爬地下給你大舅子磕個頭，陪個禮吧！

福：（欲跪）那……

媳：（一把拉起）走吧！（二人下）（衆笑）（又打雷）

全：眼看要下雨了，俺們大夥趕快把胡大叔的地給種上吧！若是一場大雨下來，三天五天不能下地，一過了芒種，就不能種地了。

興：反正俺們的地都種上了，誰管他那個，走！（興及衆下）

全：哎！別走哇，（周拉住全）

周：福全兄弟，我有句話說！

全：那就快說吧！

周：是這麼回事，你大哥我從小放大猪，長大擻弄爛泥，雖說沒交下個人，可也沒人說我不濟。

全：（着急）你到底要說什麼？大哥！

周：福全兄弟，我這話可不知當說不當說……

全：（由急生厭）周宗滿大哥，你是怎麼了，一扁担壓不出個屁來，有話就說吧！我得追他們去呢。

周：別着急，這後頭的事還多着呢！你得一樣一樣辦。

全：快說你的事吧！我的爹！

周：乾脆一句話，我打算加入你們這個互助小組。

全：那就快跟大夥商量去吧！商議不好小組一黃，誰也入不成了，快走！

周：（拉住全），還有！昨天兩親家打架的事，全是我給挑弄起來的，我不該兩頭傳話，這是我的不對。

全：快走吧！

（周與全邊呼姜興義下）

第 七 場

（老胡頭上）

（遠遠的傳來雷聲）

胡：嚟呀！眼看雨就下來了。一個老牛不能種地，這可怎麼整呵？

（福、媳追上）

福：爹！你好好算算！

媳：你算算咱們不能吃虧。

胡：怎麼不能吃虧？

福：（對胡）

爹！你怎麼連這麼個小賬也算不開，真是老糊塗了。

胡：啊？！種種，你爹再怎麼二五眼，也不與你說他不濟呀！

就你會算賬，左算計右算計，還是他媽把買賣作賠了。

福：賠了？那回賠了？你說說？

媳：爹！快算賬吧！你兒子不會說話，回頭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福來欽佩地看着媳）

胡：（對福）

你張個大嘴看着你媳婦幹什麼？還不快給我算賬！

福：爹！我早就算好了，這麼的，你把工夫票都給我拿來！

胡：給你！（把手裡的工夫票給福）

福：（接了票）

好比說這是俺家的工夫票，人家給咱們幹活，咱們就得
出票，對不？

胡：這個事你爹早就明白了，我叫你算算咱們吃虧不吃虧。

福：眼看種完豆子，就要割頭遍地了。咱們就拿割地來算，
俺小組一共有十六天地，四天就能割完，對不？

媳：四天差不離，還能剩下工夫。

胡：叫你算俺自個家，你算全組的幹什麼？

福：你聽着，第一天，給俺家割地，俺家有四天半地，若是
六個人下地，一天的工夫就能割完了，對不？

媳：對！

胡：（用手指掐算）

俺們自個家才有兩個人下地，光用外頭就是四個整工，
唔呀！才一天的工夫就叫人家掙了四十分去？！

福：好比這四張大票就是叫人家掙去的。

（對媳）你拿着。

胡：那不就得給人家八升糧，呵！……這……

媳：爹！你老先別着急，聽你兒子往下算哪！

福：第二天，俺們給別人撿地，你掙回來十分，我掙回來八分。

胡：（自福來手中接過大小兩張工夫票）

你怎麼才給我掙回八分呀？

媳：他是個二八月莊家人，頂個大半拉子，一天掙八分，就够他嗆的了。

胡：不用你替他說話。

福：這是實情啊！爹，你兒子作買賣，一個頂倆，下地就外行了。

胡：嗨！你呀！往下算吧！

福：第三天你又掙回十分來。

胡：你呢？

福：我又掙回八分來。

胡：食上你這麼個熊包兒子，算倒了霉啦！

媳：爹，你老別着急，一開頭他不曾作，慢慢的手就熟了，不就能往上漲了麼。

福：這話對呀！（對媳笑）

胡：把你那付狗牙咬出來幹什麼？還不快給我算賬。

福：啊啊，第四天你又掙十分，我又掙……

胡：（瞪眼）啊？！

媳：第四天你賣賣勁，多掙點吧！

福：好，你老人家，先別上火，第四天，我加了點勁，撿的又快又細，大夥給我評了個十分。現在你算算，俺們一共掙回多少來啦？

胡：（數手中的工夫票）出去了四張大的，回來了四張大的兩張小的，裡外一找……反正回來的比出去的多。

媳：出去了四十分，回來了五十六分，裡外一找，人家還欠我們十六分，到秋就得給俺們拿……拿……？

福：噯！這個小賬還得我算，一八的八是個八斤，六八四十八是個四斤八兩，八斤加四斤八兩，一共進來十二斤八兩。

胡：這回可不離。

媳：我再要下地幹活不是也能掙回分來麼。

胡：你呀！怎麼不濟一天也能掙六分，噯呀！這麼一算計，家家有好處，誰也不吃虧，這互助組可萬萬的黃不得呀！走！快找大夥商量商量去吧！（雷響）

媳：快走吧！又打雷了，（三人齊唱一曲）
耳旁又聽雷聲響，一家三口都心慌，
小組萬萬黃不得，再找大夥去商量。（下）

第 八 場

（雷聲中，全、興、姜、鳳、太、周、姚等上）

興：這麼一算賬，俺們也不吃虧了，倒是不離。

太：若是再立互助組的話，我可有個條件，

全：什麼條件？你說，

太：（推鳳）你說，你說。

鳳：我說，你們幹活掙分，我給老胡頭放牛，就白放了麼？

周：小丫頭說的有理，也得叫人家掙幾分才對。

姚：叫我這沒有牲口力的說句公道話，放一條牛一天掙兩分吧！



「噯呀，這麼一算計
，家家有好處，誰也不吃
虧，這互助組可萬萬的黃
不得呀，走，快找大夥商
量商量去吧！」

鳳：（以指掐算）放一條牛掙兩分，三條牛掙六分，哈哈，我一天能掙六分啦！

姜：那來的三條牛，光俺們自個家就兩條牛，還能掙自個家的分嗎？

太：怎麼的？自個家也得給分呀！留着給俺老閨女攢起來，等長成出門子的時候，好作小份子錢呢！（福來上）

福：對，俺丈母娘說的有理，（衆笑）大夥聽着，這會俺爹明白了，他又不願意黃啦。

（胡、媳上）

胡：福全，你聽，轟轟隆隆的直打雷，非下雨不可，大夥快給我種地去吧！頭下雨若是種不上地，過了芒種就不可強種啦，頭下雨，若是能把地種上，趕一晴天就能出小苗……

興：要大夥給你種地不難，可是你得先反省反省，

媳：爹，你快認個錯吧！

胡：（搖頭）我？（走了兩步）（迎頭一個響雷）我我……我的地要扔了！（又一聲雷）呵？！

全：大夥快給老胡大叔種地去吧！先把地種上再說，若不，大雨下來，頭「芒種」種不上地，天一晴就不能種了。

興：不幹，福全大哥，你剛才不是說互助組要實行民主，誰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就拉倒嗎，他不反省好，我說什麼也不能幹。

全：對，實行民主，天快下雨了，俺們來個乾脆的辦法，願意跟老胡大叔一塊幹的，就過這邊來，我先過來，（福全說完，即站在老胡頭身邊）

（舞台上亂了一陣，除福全，福來，福來媳婦之外，大

夥都站到老姜頭一塊。老姚太太轉了兩圈，摸到老胡頭身邊來)

姚：(對胡)老姜家大兄弟！老姜家大兄弟！我和你在一塊種地，你們大侄給我種的地真是細緻呀！你看！老胡家那個老頭子，光顧他個人，他就不上心給我種呀！

太：老姚大嫂，你那是跟誰說話呢？

姚：這不是老姜家大兄弟嗎？

太：那是老胡家，俺們在這呢！

姚：嗨！你看我這瞎老婆子呀，(摸到老姜家這邊來)(雷響)

福：爹！

媳：爹！你老人家快反省反省，當着大夥認個錯吧！

胡：(哭漬漬的)你們大夥容我一步吧！我知道我不對，以後不那麼的就得啦。你看！你們誰也不過來，我就一條牛，怎麼種地呢？親家母，你過來吧！我不對啦，回頭你拿條帚疙瘩給我兩下，你大哥不能說紅一紅臉就是啦。老姜家大侄，你也過來，回頭我把你妹夫打一頓，給你出出氣！徐德玉，你也過來，俺們爺兩個本來就挺好的麼，嗨！還有老姚家大嫂！你們都過來吧！以後就是把我的地扔了，我也不能把你的扔了。(仍然沒人過來)

全：(替老胡頭着急)你們誰也不過來嗎？

胡：你們若是都不過來，那八成是叫我少數服從你們多數呀！叫我上你們那邊去站着，俺們大夥還是照舊在一塊幹活呵！哈哈，早說我不是早就明白了麼！那麼我就上你們這邊來，(走到老姜頭跟前)



「你們大夥容我一步
吧！我知道我不對，以後
不那麼的就得啦唄……」

太：（示意衆人並拉着姜）走！（衆人都一齊移到老胡頭原來站的地方）

胡：（看看又祇剩自己一個人了）你們嫌我坦白的還不够勁，是不是？好，我不對！我今早上不該仗着代辦組長的差事強迫你們，我沒當過組長，代了兩天組長，就要官僚要私心眼。個人顧個人，這是我的不對！行啦！共產黨講坦白，我就全坦了白啦，大夥原諒我一步，以後你們看着我的，再要要私心眼我對不起毛主席！（真誠激動）你們回來吧！（媳拉老姜頭過來）俺親家，帶頭作用，先過來啦，你們就都過來吧！還等我這大年紀人上前去請嗎？

姚：老姜大兄弟！你過去了嗎？

媳：是啊！姚大娘，你也過來嗎？

姚：福來媳婦，快領我過去！（媳領姚過去）

媳：（對鳳）小鳳！快跟姐一塊過來。

全：互助組若是黃了以後，你就掙不着分了。

鳳：啊！真的嗎？

全：還能熊你麼！

鳳：那俺就過去，可是（對胡）你再不能打我了嗎？

胡：從今往後祇與你打我，不與我打你，你就是騎着你胡大爺脖頸拉屎，我也不能說個臭字。

太：小鳳！跟媽來！別過去。

鳳：（對太）不，我要掙分，媽，你也過來吧！

胡：親家母！快過來吧，我若種不上地，你姑娘不得跟我挨餓嗎？

媳：對啦！媽，殺人不過頭點地，俺公公認了錯就行了唄，

(媳鳳二人把老姜太太拉過來)

(姜興義和徐德玉二人交頭接耳，始終沒過來)

胡：興義，你爹你媽都上我這邊來了，你還能站在外頭。「反」我的「對」嗎？反我那不就像反你爹一樣嗎？徐德玉！你也過來！

太：興義！德玉！你們都過來吧！以後評分記工，俺們誰家也不能吃虧了，還是互助組好哇！

胡：對啦！快過來吧！

(徐德玉往老胡頭這邊走了兩步，忽然被姜興義拉住)

(一聲霹靂)

興：走！（興與徐二人飛快跑下）

胡：你們怎麼跑了？

姜：（叫）興義！我把你這驢進的。

衆：回來！回來！（姜、胡、太、媳、姚一齊追下去）

(樂奏第九曲，姜興義和徐德玉拿着鋤頭，並提着装豆種的筐子緊張的勞動着上)

興：（唱九曲）這裡種的稀（嘿）我再刨一個坑，

徐：（接唱）我來補上一把種。

興：（唱）這裡種的密（嘿）我扒開一個坑，

徐：（接唱）我來撿起這把種，

興：（唱）這裡種的歪嘿，我又扒開個坑。

徐：（接唱）我來另行把地種。

(遠處人聲嘈雜，老胡頭滿頭大汗，跑上)

胡：你們這兩個小子幹什麼來了？

興、徐：老胡家大爺，你看那！（指地，並繼續幹活不停）

胡：（驚喜若狂）噯呀！你們兩個給我補種來了啊！好小子

！（對外高呼）喂！這兩個大侄給我補種來了，剛才他們把地給我種壞了，現在他們自己修理地來了，哈哈！

（又是一聲霹靂）

胡：（對外大呼）大雨要下來了，親家！把犁杖套上，俺們加勁幹一陣哪！

興：周宗滿也參加了，俺們去把兩付犁杖都套上，老胡大爺你不用急，這點地用不了半點鐘就能種完。

（興與徐下）

胡：（對外高呼）小鳳！把我的老牛牽過來套上！越快越好，晚上我給你一碗涼粉吃呀！（外鳳聲）来啦！

（老胡頭緊張的脫下布衫，露出了貼身的繡龍紅兒子，這時牛叫、驢叫鬧成一片）

姜聲：濾糞的濾糞，捻種的捻種，男工女工一齊下手幹哪！

（老胡頭應聲跑下）

（牛驢齊叫，人聲喧囂，一陣激烈的鑼鼓響後，歌聲即起，在歌聲中衆舞上，作濾糞扶犁、撒種等動作，緊張，熱烈）

衆唱：加緊互助、加緊春耕，

加緊互助、加緊春耕，

地下陽氣往上升，海上颳來東南風，

不怕大雨淋、不怕汗珠滾，

加緊互助、加緊春耕，

嗨呀啦梅嘎嗨呀，嗨呀啦梅嘎嗨呀！

組織起來幹的快，人多手齊步步緊，

活要細細作，地要深深耕，

加緊互助、加緊春耕，

嗨伊啦梅嗶嗨約，嗨伊啦梅嗶嗨約！

（過門）

興：嗶！胡大爺，你看幹的快不？

胡：就這點活，攔我一個人也得幹一頭晌啊，

（雷聲大雨到）

全：大雨下來了，快幹哪！

衆齊：大雨下來啦！（唱）

評分記工把賬算清，人人有利家家高興。

男的女的都上山，小孩老頭也勞動，

大家的事情講民主，誰要奸頭就批評。

常常開會來檢討，互助小組成了功，

嗨！常常開會來檢討，互助小組成了功。

（完）

「附 曲」



「大雨下來了，快幹
哪！」

F調 $\frac{2}{4}$ 第一曲

顧光謙改編

伴奏

0 2 2 2	$\overline{1\underset{\cdot}{6}1}$	2	$\overline{2\underset{\cdot}{6}5}$	$\overline{5\underset{\cdot}{1}}$	2—
一 本	皇 曆	巧 按	排		
$\underline{022}$ $\underline{22}$	$\underline{1\underset{\cdot}{6}1}$ $\underline{2353}$	$\underline{222}$ $\underline{2161}$	$\underline{216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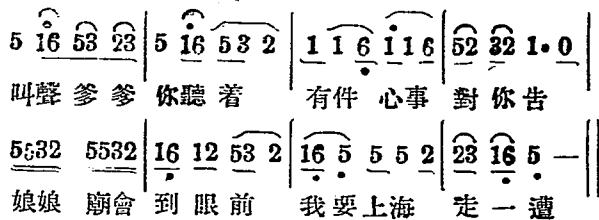
0 5	$\overline{3\underset{\cdot}{5}}$	$\overline{6\underset{\cdot}{1}}$ 1	3	6	$\overline{5\underset{\cdot}{3}}$ 2 .
雨 水	一 過	大 雁	來		
$\underline{25}$ $\underline{35\underset{\cdot}{3}5}$	$\underline{6\underset{\cdot}{5}}$ $\underline{6\underset{\cdot}{}}$	3	4	$\underline{3432}$ $\underline{5\underset{\cdot}{6}}$	

0 2 2 2	2	5	$\overline{5\underset{\cdot}{5}}$ $\overline{5\underset{\cdot}{1}}$	2—
到 了	驚 蟄	烏 鴉	叫	
$\underline{022}$ $\underline{22}$	$\underline{223}$ $\underline{5\underset{\cdot}{3}}$	$\underline{3\underset{\cdot}{5}}$ $\underline{3\underset{\cdot}{1}}$	$\underline{2321}$ $\underline{22}$	

0 2 2 2	3—	$\dot{1}$ —	5	$\overline{6\underset{\cdot}{1}}$
清 明	一	到	把 樹	
$\underline{022}$ $\underline{22}$	$\underline{0\underset{\cdot}{3}}$ $\underline{0\underset{\cdot}{5}}$	$\underline{0\underset{\cdot}{1}}$ $\underline{0\underset{\cdot}{3}}$	$\underline{0\underset{\cdot}{5}}$ $\underline{0\underset{\cdot}{1}}$	

$\overline{3\underset{\cdot}{2}}$	1	$\overline{1\underset{\cdot}{5}}$ $\overline{3\underset{\cdot}{2}}$	1 . 2	$\overline{5\underset{\cdot}{6}}$ 1
栽	噯			
$\underline{3532}$ $\underline{1\underset{\cdot}{6}}$	$\underline{6\underset{\cdot}{3}}$ $\underline{1\underset{\cdot}{5}}$	$\underline{6215}$ $\underline{6\underset{\cdot}{2}}$	$\underline{5\underset{\cdot}{6}}$ 1	

F調 $\frac{4}{4}$ 第二曲



C調 $\frac{2}{4}$ 第三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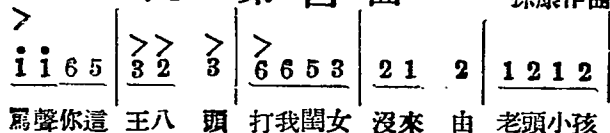
孫康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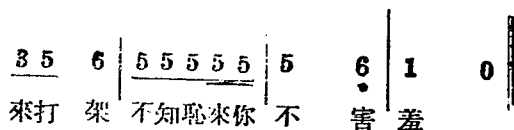


偏

F調 $\frac{2}{4}$ 第四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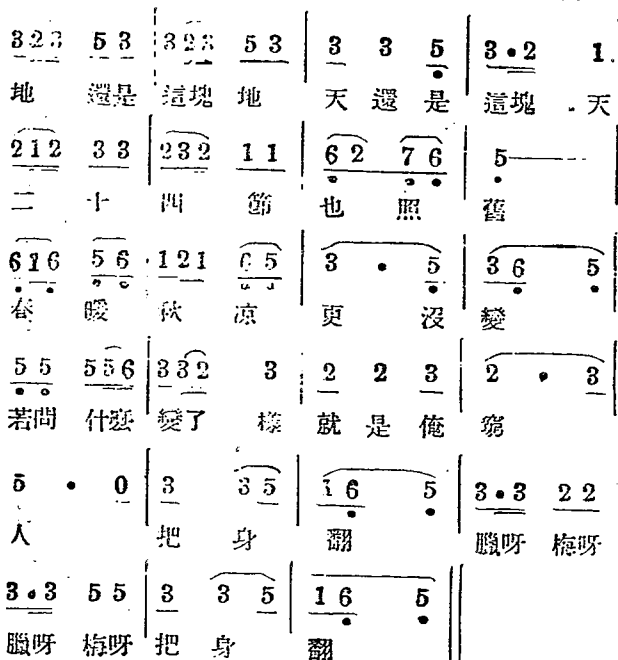
孫康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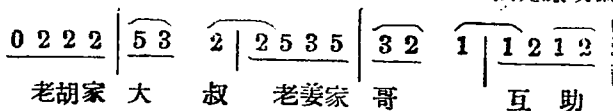
G調 $\frac{2}{4}$ 第五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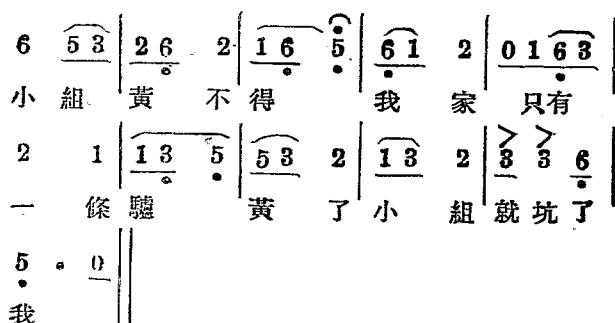
顧光謙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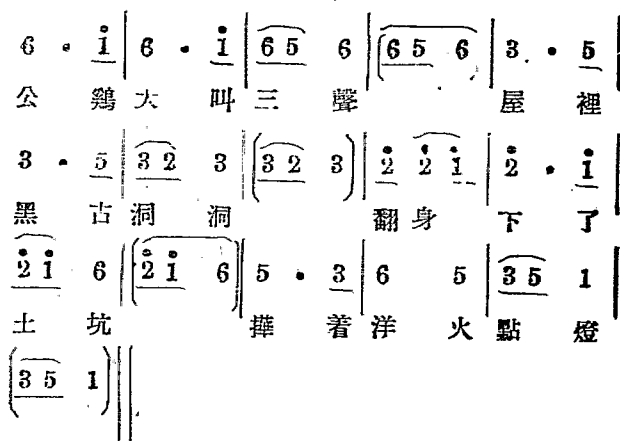
G調 $\frac{2}{4}$ 第六曲

顧光謙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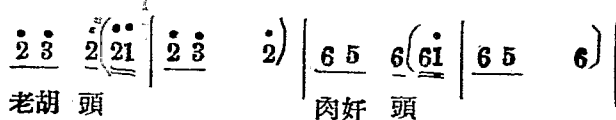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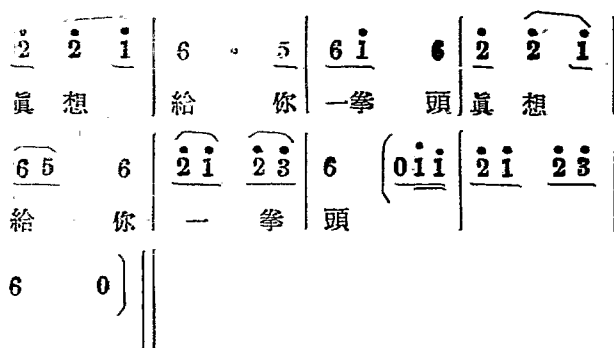


C調 $\frac{2}{4}$ 第七曲 楊明全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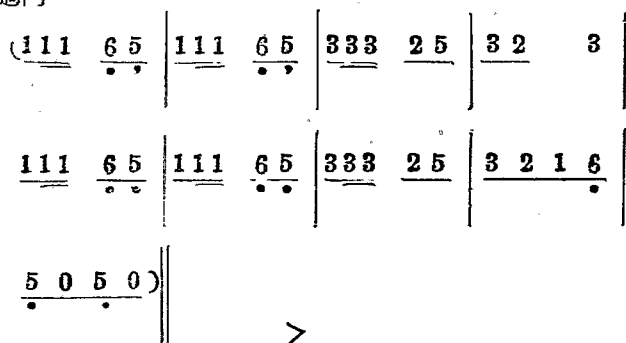
C調 $\frac{2}{4}$ 第八曲 楊明全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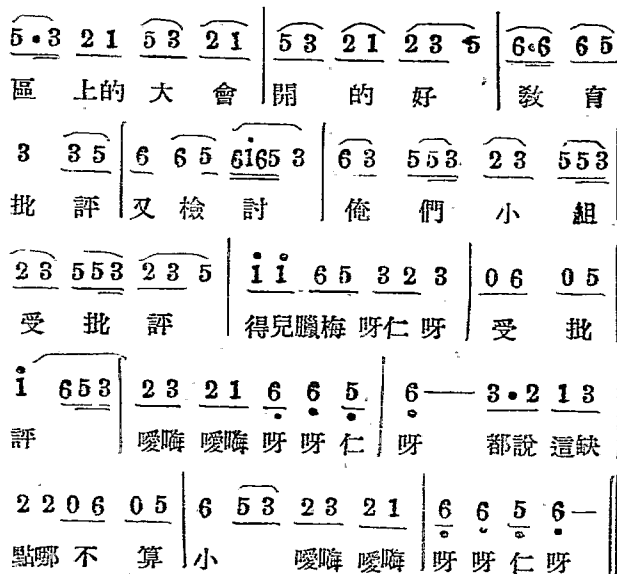


F調 $\frac{2}{4}$ 第九曲 楊明全作曲

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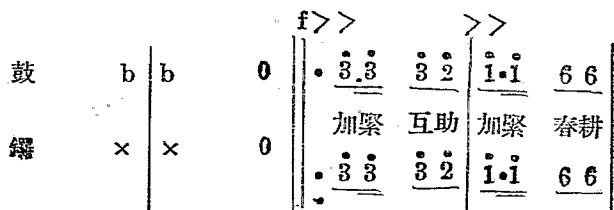


F調 $\frac{2}{4}$ 第十曲



註..第七、九、十三小節可配打擊樂器

C調 轉F調 $\frac{2}{4} \frac{4}{4}$ 第十一曲 孫康 作曲



>>	>>	>	>
$\dot{3} \cdot \dot{3}$	$\dot{3} \dot{2}$	$\dot{1} \cdot \dot{1}$	$\underline{6 \ 6}$
加緊	互助	加緊	春耕
$\dot{3} \cdot \dot{3}$	$\dot{3} \dot{2}$	$\dot{1} \cdot \dot{1}$	$\underline{6 \ 6}$
$\dot{3}$	$\dot{2}$	$\dot{1}$	$\dot{3}$
加	緊	互	助
$\dot{3}$	$\dot{2}$	$\dot{1}$	$\dot{3}$

I>				
$\dot{3} \cdot \dot{2}$	$\dot{1} \dot{2}$	$\dot{3}$	.	0 :
加緊	春	耕		
$\dot{3} \cdot \dot{2}$	$\dot{1} \dot{2}$	$\dot{3}$	.	0 :

轉F調 $\frac{4}{4}$ (C調 F=調5)

>II	$\dot{3} \cdot \dot{2}$	$\underline{5 \ 6}$	$\dot{1}$	mf	$\dot{3} \cdot \dot{2}$	$\underline{3 \ 2 \ 1 \ 6}$	$\underline{2 \cdot 1}$
加緊	春	耕		地	下	陽氣往上	升
$\dot{3} \cdot \dot{2}$	$\underline{5 \ 6}$	$\dot{1}$		組	織	起來幹的	快
				0	0	0	0
$\underline{2 \ 3}$	5	0	0	0	0	0	0
往上	升快						
幹的							
	6	.	5	$\underline{3 \ 5}$	$\dot{1} \ 6$	$\underline{5 \cdot 6}$	$\dot{1} \ 6$
	海	上	廟	來	東南	風	東南
	人	多	手	齊	步步	緊	步步
							風
							緊

5	.	3	5 6	$\dot{1}$
不	怕	大	雨	淋
活	要	細	細	作

$2/4$ f

0	0	0	0	$\overset{>}{2 \cdot 1}$	$\overset{>}{6 \cdot 1}$	$\overset{>}{5 \cdot 4}$	3 5	$\overset{>}{2 \cdot 1}$	$\overset{>}{6 \cdot 1}$
$\dot{1}$ 6	5 3	2 · 0		加緊	互勒	加緊	春耕	加緊	互勒
//	//	//		//	//	//	//	//	//
不怕	汗珠	滾耕		$\overset{>}{2 \cdot 1}$	$\overset{>}{6 \cdot 1}$	$\overset{>}{5 \cdot 4}$	3 5	$\overset{>}{2 \cdot 1}$	$\overset{>}{6 \cdot 1}$
地要	深深	耕		//	//	//	//	//	//

$\overset{mf}{5 \cdot 4}$	3 5	$\overset{mf}{3 \cdot 2}$	1 3	2	2	1	2 3	5 5
加緊	春耕	嗨呀	啦梅	噯	嗨	約	嗨呀	啦梅
//	//	//	//	//	//	//	//	//
$\overset{mf}{5 \cdot 4}$	3 5	$\overset{mf}{3 \cdot 2}$	1 3	2	2	1	2 3	5 5

5	6	1 ———	1	0 :
噯	嗨	約		
//	//	//		
5	6	1 ———	1	0

f

6	0	6	0	6	6	$\overset{f}{6 \cdot 5}$	3
4	0	4	0	$\dot{1}$	$\dot{1}$	3 2	3

6	6	<u>6 5</u>	3	<u>3 5</u>	<u>1 2</u>	3	.	<u>5</u>
<u>1</u>	<u>1</u>	<u>3 2</u>	3	<u>3 2</u>	<u>1 7</u>	1	.	<u>2</u>

mf>

<u>3 5 1 2</u>	3	<u>3 5 3 5</u>	<u>1 2 1 2</u>
<u>3 2 1 7</u>	1	1	7
.	.	.	.

<u>3 5 3 5</u>	<u>1 2 1 2</u>	<u>3 5 3 5</u>	<u>1 2 3 4</u>
1	7	6	1
.	.	.	.

f>

<u>5 6 7 1</u>	<u>2 3 4 5</u>	6	.	<u>5</u>	6	.	<u>5</u>
<u>1 6 5 6</u>	<u>7 1 2 3</u>	4	.	<u>3</u>	4	.	<u>3</u>
.	.	.	.	.	.	.	.

<u>7 5 4 3</u>	<u>2 1 7 6</u>	<u>5 6 7 1</u>	<u>2 3 4 5</u>
<u>4 3 2 1</u>	<u>7 6 5 6</u>	<u>7 1 2 3</u>	<u>4 3 2 1</u>
.	.	.	.

6	0	6	0	6	6	<u>1</u>	<u>1</u>	<u>6</u>
4	0	4	0	6	6	記	分	2
.	.	.	.	.	.	.	.	.

<u>6</u> <u>1̣</u> <u>3 5</u>	6 . 0	<u>5</u> <u>5</u> <u>3</u>	<u>2 3</u> 5
把賬算清		人人	有利
<u>1</u> <u>1</u> <u>2</u>	<u>3 2</u> 3	<u>2</u> <u>2</u> <u>3</u>	<u>2 3</u> 5

<u>5</u> <u>5</u> <u>6</u>	1 . 0	<u>3.2</u> <u>1 3</u>	<u>2 1</u> 2
家家高	興	男的 女的	都上山
<u>5</u> <u>5</u> <u>6</u>	1 . 0	0 0	0 0

0 0	0 0	<u>3 3 2</u> <u>1 6</u>	<u>2</u> 3 <u>2</u>
<u>6.5</u> <u>3 5</u>	<u>6 1̣</u> 5	大家的事情	講民主
小孩 老頭	也勞動	0 0	0 0

> > > ff

<u>6.5</u> <u>3 5</u>	6 <u>1̣</u>	5 . 0	5 . <u>3</u>
誰要奸頭	就批評		常常
<u>6.5</u> <u>3 5</u>	6 <u>1̣</u>	5 . 0	5 . <u>3</u>

<u>1̣</u> . <u>6</u> <u>5 3</u>	2	<u>1 2 5 3</u>	<u>2 3</u> <u>1 6</u>
開會來檢討	互助小組		成了
<u>1̣</u> . <u>6</u> <u>5 3</u>	2	<u>1 2 5 3</u>	<u>2 3</u> <u>1 6</u>

1 ———	0	0	5 . 3	$\dot{1}$. 6
功	嘿	1	常 常	開 會
1 ———	0	0	5 . 3	$\dot{1}$. 6

5 3	2	1 2 5 3	2 3 1 6	$\dot{1}$ ———
來 檢	討	互 助 小 組	成 了	功
5 3	2	1 2 5 3	2 3 1 6	$\dot{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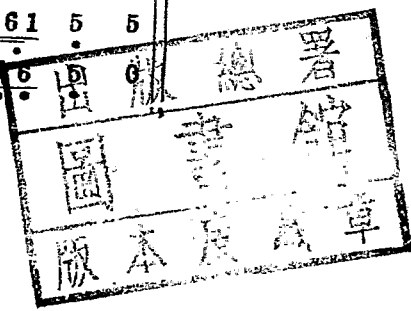
$\dot{1}$	0
$\dot{1}$	0

F調 $\frac{4}{4}$ 第十二曲 (小鳳舞曲) 孫康和聲

5	$\dot{1}$ 6	5 3	2 3	5	$\dot{1}$ 6	5 3	2	1 1 6	$\dot{1}$ $\dot{1}$ 6
5	<u>3 5 3 2</u>	1	5	5	<u>3 5 3 2</u>	1	5	<u>3 3 2</u>	<u>1 1 6</u>
5	0	0	0	5	0	0	0	<u>1 1 1 2</u>	<u>1 1 1 2</u>

5 2 3 2	1 .	0	5 5 3 2	5 5 3 2	1 6	1 2	5 3 2
3 2 3 6	5 .	0	5 <u>3 5 3 2</u>	1 5	5	<u>3 5 3 2</u>	1 5
1 2 3 2	1	0	5 5 0	3 3 0	3 3	0 5 5	0

<u>1 6</u>	<u>5 5</u>	<u>2</u>	<u>2 3</u>	<u>1 6</u>	<u>5</u>
<u>5 6</u>	<u>1 3</u>	<u>3 2</u>	<u>5 3 2</u>	<u>1 6 1</u>	<u>5 5</u>
<u>3 3</u>	<u>3 5</u>	<u>5</u>	<u>5 5</u>	<u>4 6</u>	



年	1949
月	3
號	1074

五 1074

互 助

編輯者： 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
 出版者： 東北書店遼寧分店
 發行者： 東北書店遼寧分店
 印刷者： 遼寧分店印刷廠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

1949. 3. 1 — 10,000

基本定價 233 元